

# 中俄美关系与国际秩序

赵华胜

**【内容提要】** 中俄美关系反映国际秩序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矛盾，代表新国际秩序建设的不同理念和主张，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国际秩序走向。对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中俄美各有其作用。与一般的看法相反，中国不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落的直接原因。俄罗斯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作用有两重性：在维护的同时亦有冲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落的根源在自身，一方面是西方世界整体性相对衰落，另一方面是西方将自由主义思想推向极端以致超出合理性边界，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遭受重大失败，国际社会对其“普世价值”认同降低。对于现行国际秩序，中俄美存在不同认识。美国把中俄界定为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而中俄认为自己是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原因是三国所理解的国际秩序不同。在基本理念和立场趋同的情况下，中俄在国际秩序建设的一些具体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有不同的风格和特点。未来国际秩序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和曲折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联合都不可能单独构建起普遍的国际秩序。在中俄美形成的竞争性结构下，不可能出现一元化的国际秩序，未来国际秩序有三种可能的形态：碎片化、多元型和“新东西方”体系。“新东西方”体系有可能演变为以中美对立为主要框架。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国际秩序和中俄美关系产生巨大的冲击，但这更可能是加速原有过程，而不是改变方向。

**【关键词】** 国际秩序 中俄美关系 “新东西方”体系 新冠疫情

**【作者简介】** 赵华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国际秩序是被创造出来的<sup>①</sup>。在国际秩序的创造中，大国具有更大的作用。在当今的大国中，中俄美的影响又最为突出。不论作为个体还是它们的整体关

---

<sup>①</sup> Haass, Richard, “How a World Order Ends: And What Comes in Its Wake”, *Foreign Affairs*, Vol. 98, Iss. 1, (Jan/Feb 2019): 22.

系，中俄美都是塑造未来国际秩序最重要的因素<sup>①</sup>。中俄美在国际秩序发展方向上最具代表性，它们不仅反映国际秩序建设中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矛盾，还体现新国际秩序建设的不同理念和主张。它们的关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当然，这不意味着轻视其他国家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不意味着中俄美可以包办新国际秩序。

国际秩序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许多博学之士对此有深入研究。以最简单的解释，国际秩序就是由国际规则、原则和制度等构成的处理国家关系的稳定和结构性的系列安排。国际秩序也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问题。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它不是一个简单明晰的存在，而是表现为错综复杂的形态。即使是对现行国际秩序是什么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这种不同不仅仅是学术性的争鸣，它往往也体现着国家之间的政治分歧和对国际政治“制高点”的争夺。中俄美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矛盾即是如此。

本文不是对中俄美关系与国际秩序问题的全面考察，它集中探讨三个问题，即中俄美与国际秩序衰落的关系，中俄美在国际秩序建设中的角色，以及中俄美与未来国际秩序的形成。

## 一 谁导致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

二战之后形成的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秩序在衰落是公认事实。新兴力量崛起和西方自身相对衰落是它的基本背景和根源。西方相对衰落是整体性的，它不仅表现在经济和军事等物质指标上，更主要表现在政治、文化和发展模式上的吸引力。随着新兴力量的崛起和经济上的成功，以及西方内部种种问题的出现，西方模式的吸引力下降，它的至高地位开始受到挑战<sup>②</sup>。那么，在这一宏观背景之下，中俄美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各起什么作用？

中俄美对现行国际秩序的理解有重大差异。在美国的国际政治词典中，现行国际秩序即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也是西方通常的理解。关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

<sup>①</sup> Andrey Kortunov, "China, Russia and US define world order". <https://russiancouncil.ru/en/analytics-and-comments/comments/china-russia-and-us-define-world-order/>

<sup>②</sup> 法国总统马克龙认为西方在政治上衰落，失去政治想象力，而新兴国家在崛起的同时，民族文化复兴，给国际政治带来新思想，这都是西方霸权可能终结的原因。Ambassadors' conference - Speech by M. Emmanuel Macron,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https://lv.ambafrance.org/Ambassadors-conference-Speech-by-M-Emmanuel-Macron-President-of-the-Republic>

衰落的原因有两种主要观点：一种是归咎于特朗普<sup>①</sup>，另一种是指向中国。后一种观点不仅在美国学术界流行，也为美国官方所认可。

尽管这一观点符合国际秩序变化的抽象逻辑，即大国兴衰是国际秩序变化的根源，不过，具体到中国当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这一观点不是没有问题。毫无疑问，中国崛起对由西方国家主导和以西方价值体系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造成重大压力，但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中，中国崛起的作用是次要的，它更多表现为一种背景，而不是直接冲击。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关它的看法和阐释纷繁复杂<sup>②</sup>。一般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核心思想是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国际机制。也有学者把它的核心特征解释为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强大的联盟和实施遏制的足够军事能力，以多边合作和国际法解决全球问题，在世界推广民主等。按照西方学者对国际秩序的分类，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外，还有以实力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以利益调节为特点的保守主义国际秩序<sup>③</sup>。

中国从来没有在整体上接受自由主义国际秩序<sup>④</sup>，中国也不使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概念，中国甚至也不把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理解为是纯粹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不把它作为总体的国际秩序和规则。

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在国际政治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存在着大面积的重合，并且难以完全分割。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的理念、规则和机制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特征，或者是它的主要构成部分，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最重要的国际多边机制都存在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内。因此，所谓接受和进入国际秩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接受和进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这一角度出发，中国崛起的过程总体上是逐渐接受和进入国际秩序的过程，同时也是进入西方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过程，而不是摧毁它的过程。

<sup>①</sup> Грэм Эллисон, Миф о либеральном порядке. <http://www.globalaffairs.ru/number/Mif-o-liberalnom-poryadke-19668>

<sup>②</sup> 袁正清、贺杨：《国际关系研究的2018年热点与新进展》，载张宇燕主编：《国际形势黄皮书 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83~300页。

<sup>③</sup> Michael J. Mazarr, Miranda Priebe, Andrew Radin, Astrid Stuth Cevallos,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598.html](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1598.html)

<sup>④</sup> 于滨教授对此有详尽的阐述。参见于滨：《中俄与“自由国际秩序”之兴衰》，载《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1期。

中国的崛起过程与国内改革开放过程是同步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政治上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在经济上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对外关系上从封闭转向开放，与国际规则接轨，并融入世界。虽然中国从未在整体上完全接受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特别在意识形态层面，但中国的发展在相当大部分是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张相洽，而不是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立和对抗。

从大国冲突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冲击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影响也不是主要的。自 1989 年以来，中美关系一直磕磕绊绊，矛盾不断。但除了在一些阶段性的短暂时期，在冷战结束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中美矛盾都不是对国际秩序最强烈的冲击因素。近几年情况发生改变，中美矛盾上升到国际政治的最前沿，但这已经是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被严重削弱之后。

从时间顺序的角度说，中国崛起的过程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败的过程虽然平行，但两条曲线并不同步。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显著效应只是在近年才凸显的，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远在此前已经开始衰落。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进为例，有观点把“一带一路”倡议看作是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替代。但“一带一路”倡议在 2013 年才提出，也只是在近几年才形成整体性效应。从这个角度说，即使“一带一路”倡议有取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功能，也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落的结果而不是起因，况且这是外界加之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功能，它本身并没有设定这种目标。

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国际力量格局，但并没有改变现存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和基本规则。从改革开放至今，中国 40 年来的国际政治主张有发展和演进，但没有根本性的方向改变。中国维护联合国的权威，主张国际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发展市场经济，推动多边贸易机制，接受国际规范的约束，持续加大对外开放。中国也一贯主张尊重国家主权，反对干涉内政，各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在外交上非意识形态化，实行不结盟不对抗政策。中国主张对现行的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金融机制进行改革，但在性质上是改良而不是革命，更不是摧毁它们。中国的基本目标是使这些国际机制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更加公正合理平衡，并提高中国在其中的合理权益和地位。

简而言之，中国崛起对现行国际秩序是建设性因素，而不是破坏性力量，这是中国崛起与现行国际秩序关系的基本性质，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这也是

中国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关系<sup>①</sup>。

俄罗斯对现行国际秩序衰落的作用较为复杂，它有两重性：一方面，俄罗斯坚持维护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的骨架，另一方面，俄罗斯也被认为对现行国际秩序的稳定带来了冲击。

在冷战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俄美矛盾都占据着突出地位，它是后冷战时期大国冲突的主线。自1993年开始，俄美冲突一波接一波，绵延不断，屡屡挑战规则，使国际秩序风雨飘摇，处于不断的被冲击中，其中也包括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客观地看，俄美冲突的挑起方是美国，俄罗斯是应对和反击方。诸如北约东扩、车臣问题、科索沃战争、反导条约、伊拉克战争、俄欧能源关系、中导条约问题、俄罗斯国内政治等等问题，都是美国发动在先，俄罗斯回应在后。这也是冷战后俄美关系的基本态势，即美国处于对俄罗斯的战略攻势，俄罗斯处于战略守势。

在俄美关系的所有问题中，对国际秩序冲击最强烈的是2008年的俄格战争和2013年开始的乌克兰危机。这两次事件的形式和结果都超出了国际秩序的底线，打破了国际秩序的规则。俄美抛弃对已经所剩无几的“秩序”的表面遵守，走到直接军事冲突的边缘，国际秩序因此摇摇欲坠。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年会主题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的2014年，国际秩序成为瓦尔代年会的主题，当年的题目是“世界秩序：新规则还是无规则？”，其中的潜台词不言而喻：国际秩序已经瓦解，世界正进入无规则状态。在这一状态的形成中，俄罗斯也有某种程度的参与，虽然可能是被动的参与。

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落的根本原因还是在自身。一方面，是西方内部自身的发展出现问题，西方世界整体性相对衰落<sup>②</sup>；另一方面，是西方将自由主义思想推向极端以致“异化”，美国的单边主义一步步升级，它在国际政治的实践中遭受重大失败，国际社会对它的“普世价值”认同降低，它的价值贬值，并为众多非西方国家所抛弃。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虽是西方思想的反映，并以服务西方为出发点，但在一定

---

<sup>①</sup> 西方学术界也有中国不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落原因的看法。Robert Farley, “China’s Rise and the Future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Asking the Right Questions”.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2/chinas-rise-and-the-future-of-liberal-international-order-asking-the-right-questions/>

<sup>②</sup> 郑永年教授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西方内部秩序的外部延伸，今天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面临的挑战是由于西方内部秩序出了问题，影响到外部秩序。郑永年：《如何理解西方的新一轮反华浪潮》，载《联合早报》2020年2月11日。

的时空和条件下，它不是没有现实合理性，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受到过相当程度的欢迎。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的声望达到高峰。冷战结束在西方被视为自由主义的胜利，同时也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胜利。这表明，由苏联所代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是低效和错误的，苏联所支持思想和制度无法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相抗衡。美国和西方陷入了历史狂欢。在这种背景下，“历史终结论”应运而生，“泛自由主义”思潮兴起，认为自由主义是社会理想的顶峰，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点，所有国家都应走这条道路，除了自由主义实现人类理想再无它途。

一般说，社会理论都有合理性边界，并需有相适应的时空环境，这样它才会正常地开花结果。如果越出合理性边界将其绝对化，则不免走向极端，它的合理性会失真和变形，蜕变为某种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即使是正确的思想理论也会发生异化，并最终走向它的反面。

自由主义在西方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这种现象。自由主义是一种有着长久历史的思想和价值体系，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像任何社会理论一样，它需要有相适宜的时空和社会环境才能产生理想的结果。但冷战结束激起的热情使自由主义在西方走向极端。一些人认为，自由主义不仅是唯一正确的思想和价值，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唯一应走的道路。这使自由主义隐含了对真理的垄断性和道德的至高性。这对国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最主要的表现是自由主义被视为最高价值，成为西方国家的政治正确。同时，自由主义的社会制度是普世楷模，西方应将这一理想制度加之于各国。这为西方国家超越现行的国际法和国际制度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依据。

不能不看到的是，虽然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从诞生起就首先是服务于西方的需要，但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形成后，它也对美国和西方形成一定的规则和机制制约。而且，二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形成也是在具有一定约束性的环境之中，即苏联和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和竞争。

冷战结束后，由于美国唯我独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美国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意义：一方面，它成为美国建立单极霸权和推行单边政策的便利工具；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它与美国的现实利益发生矛盾时，对美国外交也是一种羁绊。如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所说，中国在现行国际秩序中发展起来，而美

国则被自己制定的规则打败<sup>①</sup>。在某种情况下，一些规则不再对美国有利。

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了最大的战略制衡，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综合国力遥遥领先，世界地位至高无上，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建立单极霸权的形势，美国的战略冲动也油然而生。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滥用越来越严重，它跨越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超越国际主权、不干涉内政等处理国家关系的基本概念，赋予新干涉主义政治和道德的正当性，成为新干涉主义的理论支撑。

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美国形成制约的方面，美国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做法，置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规则和精神于不顾，不惜毁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框架。这表现在美国对构成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规则和机制的无视和破坏，蔑视联合国的权威，包括不经联合国安理会对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在国际事务中我行我素。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美国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抛弃，这也与自由主义的精神相悖。美国把西方政治制度强加于他国的做法，鼓励和支持通过“颜色革命”进行非正常的国家政权更迭，这对他国来说既不自由也不民主。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主导国，美国的行为极大地降低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可信度和可靠性，这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打击更为致命。如果说许多国家的抵制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只构成一种压力和挑战，那美国的抛弃则是釜底抽薪。

对自由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滥用可说是国际政治中的泛自由主义。泛自由主义为自己制造了强大的对立面，成为推动许多国家国际合作的重要媒介。对他国主权的侵犯、对他国内政的干涉，推动“颜色革命”，支持不合法的政权更迭，直至不经联合国同意对他国使用武力和发动战争，这不能不受到对象国的激烈反对，而且也不被中俄印等持不同政治理念的大国所接受。

事实上，新干涉主义的对象国往往都是弱国和小国，而西方也不是真正抛弃了国家主权的思想。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俄罗斯干预问题演变成美国国内重大政治事件，大大加剧了美俄关系的恶化。这说明，在涉及本国时，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和国家内政不可干预不仅仍是美国的信条，而且美国的反应甚至比一般国家更为强烈。由此，泛自由主义实质上更多是一种变相的霸权，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双重标准，而不是纯粹的出于对民主理想的忠诚。

泛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造成的损害不仅遭到许多国家的抵制和反

---

<sup>①</sup>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в программе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на "Первом канале". [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3968263](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3968263)

对，最根本问题在于导致的消极乃至灾难性后果。在以民主之名发生“颜色革命”和非正常政权更迭的中东和原苏联国家，不仅没有出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经济繁荣，相反，多数国家出现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甚至陷于混乱和战火之中，民众遭受困苦，国计民生大倒退。这种结果反证了泛自由主义的错误性和危害，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光环失色，吸引力下降，它的道德性被蒙上了阴影。加之西方国家自身也遇到了严重的国内问题，这对自由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威望是雪上加霜。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宣称自由主义已经过时<sup>①</sup>。

## 二 中俄美的角色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谁是国际秩序维护者和破坏者的问题上，中俄美的看法相互矛盾。美国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于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俄从内部削弱和破坏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腐蚀它的原则和规则<sup>②</sup>。而中国和俄罗斯的看法恰恰相反，它们认为破坏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是美国，而自己是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这一矛盾的原因不难解释，那就是它们所理解的是不同的国际秩序，或者是它们侧重的是现行国际秩序的不同部分。

美国所说自然是指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它认定中俄是破坏者有几重含义，而最实质的问题是指中俄挑战美国在国际秩序上的主导地位，在新国际秩序的构建中与美国分庭抗礼，推行不同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价值体系和原则规范<sup>③</sup>。

而中俄所理解的国际秩序首先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家关系准则。从这一角度说，美国从战后国际机制的主要参与者和主导者转为主要不满者和破坏者，而中俄从相对次要乃至被动的参与者转为主要的维护者。这特别反映在是维护还是抛弃战后形成的主要国际机制和制度上，包括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多边贸易体制、军备控制制度等。

---

① Интервью газете The Financial Times.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саммита " Группы двадцати"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ответил на вопросы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газеты The Financial Times: редактора Лайонела Барбера и главы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бюро Генри Фоя. 27 июня 2019 год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0836>

②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2.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③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45.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但不管是从美国还是从中俄的角度，在国际秩序问题上都出现了一道政治鸿沟，这道鸿沟把中俄美一分为二，它的一边是美国，另一边是中国和俄罗斯，虽然中俄也都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

中俄与美国在国际秩序建设上的分歧表现在多个方面。

应建立一个多极化还是单极化的世界是中俄与美国最基本的分歧之一。中俄都主张多极化和多边主义，这是中俄国际合作最重要的共同立场。正是这个问题确定了中俄与美国的方向性分野。中俄都不愿看到形成美国一个国家的霸权，都不接受世界的单级结构，都反对国际事务中的单边主义。

在国际秩序的制度构想中，中俄都主张继续把联合国作为基本框架，都坚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中心地位，都要求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权威性。既是因为中俄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赋予它们重要的国际政治地位和权利，对捍卫本国的国家利益有重要作用，也是因为联合国仍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国际机制，有着最广泛的代表性，是多边主义最重要的制度体现，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任何其他机制可以代替。中俄都认为联合国存在许多问题，需要改革，但如果联合国解体，二战之后所形成的国际秩序将彻底不复存在，世界将陷入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在此之后，要重建一个包括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且得到它们认同的政治组织将难上加难。

国家关系准则是中俄与美国的又一个分歧焦点。中俄都坚持把主权置于最高地位，认为主权应是国际关系不可动摇的基石<sup>①</sup>，不干涉内政是国际关系中不可替代的规则。互不干涉内政为联合国文件所确认<sup>②</sup>，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国际法，它仍应是国际行为合法性的来源。互不干涉内政所针对的是新干涉主义。中俄认为新干涉主义为国际和地区的混乱和动荡打开了方便之门，不仅中俄都是新干涉主义的受害者，国际和地区稳定也深受其害。

中俄与美国在国际安全秩序建设上也持对立立场。中俄主张建设共同安全体系，维护国际战略稳定，反对美国谋求单方面绝对军事优势。中俄都要求维护多

---

<sup>①</sup> 中俄相关的表述可见：《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外交部2020年新年招待会上的致辞》，<https://www.fmprc.gov.cn/web/wjzbhd/t1734329.shtml>；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на итоговой пленарной сессии XIV ежегодного засед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под названием "Мир будущего: через столкновение к гармонии".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5882>

<sup>②</sup>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н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м часе" в Совете Федерац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https://www.mid.ru/ru/press\\_service/minister\\_speeches/-/asset\\_publisher/70vQR5KJWVmR/content/id/3977671](https://www.mid.ru/ru/press_service/minister_speeches/-/asset_publisher/70vQR5KJWVmR/content/id/3977671)

年来所形成的防扩散和军控国际制度，而美国继在退出《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后，又在 2019 年退出了《苏美关于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对《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 2021 年到期后的政策语焉不详。按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说法，国际战略稳定的三个支柱条约已经坍塌了两个，剩下的一个也摇摇欲坠<sup>①</sup>，不出意外的话最终也将垮掉<sup>②</sup>。中俄主张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并就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问题缔结国际协议，但美国加以阻扰。中俄还准备协作进行战略新疆域安全治理，以联合国为平台，研究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对国际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形成相应的国际规范。

中俄在国际秩序建设的经济层面也有原则性共识。它们的共同点是提高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机构中的地位，反对单边制裁政策，反对保护主义，反对贸易战，坚持自由贸易制度等。除了双边形式和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平台上的协作外，中俄在国际秩序建设上还有重要的共同平台，它们主要是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机制、“一带一盟”对接以及中俄印三边框架等。

但是，中美和俄美关系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又有所差别。美俄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军事大国，尤其是在战略和核武器的指标上，它们在国际战略安全、战略武器控制等方面是传统的规则和秩序的制定者，俄美关系的这一作用未来仍将基本保持，它们仍将是国际军事战略安全秩序的关键角色，它们建立的机制和确定的规范具有基础性意义。随着中国军事能力的快速上升，未来中国在战略安全秩序上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而中美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对国际经济秩序的作用更突出。两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约 40%。如果它们不能在国际经济秩序上达成妥协，形成共同接受的安排，也就不会有稳定和制度化的国际经济秩序。

在基本理念和立场相同或接近的情况下，中俄在国际秩序建设上也存在差别，在一些具体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两国不完全一样，并且有不同的风格和特点。

---

<sup>①</sup>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о.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на общем собрании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п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делам. [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4003236](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4003236)

<sup>②</sup> 鉴于美国对俄罗斯一再提出就延长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建议置之不理，俄罗斯外交部 2020 年 2 月宣布谈判的机会窗口已经关闭。В МИДе заявили об исчерпании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РФ и США дл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СНВ, 10 февраля 2020. <https://iz.ru/974312/2020-02-10/v-mid-zaiavili-ob-ischerpanii-vozmozhnosti-rt-i-ssha-dlia-prodolzheniia-snv>

总的来看，在理论上俄罗斯更为清晰和透彻，棱角突出，对美国和西方的国际秩序观批判更彻底，是非对错鲜明，重逻辑和法理，但也有二元思维特征。中国在理论上相对模糊，表达含蓄，迂回曲折，不是黑白分明，有中庸思维特征。

在实践上，俄罗斯相对激进，更具革命性，在做法上信奉俄罗斯谚语所说的“和狼在一起，就要像狼嚎”，不固守成规和作茧自缚，对方践踏规则，俄罗斯就可以不受规则约束。俄罗斯谴责美国和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入侵伊拉克、出兵利比亚的主要论据是它们都违背了国际法<sup>①</sup>。它包含着西方已失去指责俄罗斯的道义和法律权利的逻辑，这也为俄罗斯的自我辩护提供了一个逻辑起点。在为合并克里米亚辩护时，俄罗斯是以西方制造科索沃独立、乌克兰国家政变和克里米亚民意为援例，实际上也暗合这个逻辑<sup>②</sup>。中国相对保守，走渐进改良路线，在做法上更善于以柔克刚，注重长期效果，不争一时之短长，即使美国抛弃规则，中国仍循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愿恪守正确的理念和规则。不过，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外交的风格也在变化，开始更强调针锋相对和正面斗争。

在国际秩序建设的途径上，相对来说，中国更注重新要素的创造和植入，包括新的概念、理念、框架和机制等，如新安全观、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换句话说，中国更多是从国际秩序建设的“供给侧”入手。俄罗斯对西方及其所主张的国际秩序有强大批判力，在阻止西方的某些意图时能力有余，但提供新元素的能力相对较弱，在提供替代公共产品上有所不足。这不是因为俄罗斯缺乏想象力，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构想，而主要是由于俄罗斯国力不足，缺乏足够的推进国际秩序构建的资源 and 号召力。

就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本源来说，它更多是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理念和对未来国际关系的美好期许，因而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如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俄罗斯的国际秩序观更多是在与美国持续不断的冲突中产生，因而含有较多实用主义的成分。但俄罗斯学术界的看法恰恰相反。它认为中国外

---

<sup>①</sup> Заседан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3151>

<sup>②</sup>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в Кремле перед депутатам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Думы, членами Совета Федераци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ями регионов России 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http://www.kremlin.ru/news/20603>

交重实用，轻价值，而俄罗斯外交受较强的道德和正义感驱使<sup>①</sup>。从根本上说，两国外交都以现实主义为底色，但它们有不同特点是都承认的事实。

在俄罗斯学术精英界，一种对俄罗斯传统外交思想具有颠覆性的认识和思潮正在出现。这突出地反映在瓦尔代俱乐部为 2019 年会议所发布的报告中。在这篇名为《成熟起来，或是迎接无秩序：世界秩序的缺失如何促进国家的负责任行为》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超越俄罗斯传统外交概念的观点。它的核心思想是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已经无可挽回地崩溃，重建国际秩序的努力徒劳无益，世界将进入没有国际秩序的无政府状态；但国际秩序的缺失并不是灾难，无政府是国际关系更自然的状态，它比现今建立在霸权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更民主，这将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更大的可能性；未来独立国家共同的民主将代替原来的国际秩序，它将为国际政治制定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领导人的道德、正义和责任感将至关重要；国家不能再期待“秩序”的庇护，而需要各自为政，各自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等等<sup>②</sup>。

尽管俄罗斯官方尚未接纳这一理论，但鉴于瓦尔代俱乐部与官方的密切关系，鉴于报告作者包括多位接近官方的有影响学者，不能不认为这一理论反映着俄罗斯精英界对当今世界的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包含了俄罗斯的孤独感、对当今世界的失望、对西方不接纳和压制俄罗斯的怨怒、对改变这个世界的无奈以及由此产生的独自上路的悲愤和孤傲。

这种情绪的出现不是偶然和孤立的。被认为是俄罗斯政坛重要思想家的苏尔科夫在 2018 年发表了一篇引起广泛反响的文章。在这篇名为《混血儿的孤独》的文章中，作者说俄罗斯的文化和地缘政治属性就像一个混血儿，它对自己的身份迷惑茫然。到处都把它当亲戚，但却不把它当亲人；在外人中它是自己人，在自己人中它又是外人；它懂得所有人，但却不被所有人理解<sup>③</sup>。其强烈的孤独感油然而出。另一位俄罗斯著名学者卢基扬诺夫断定，原有形式的全球化已经完结，世界正在向国家自私的方向发展，曾几何时“共同利益”已经让位<sup>④</sup>。对

① Тимофей Бордачев, Без идеологии и порядка. <https://globalaffairs.ru/number/Bez-ideologii-i-poryadka-20281>, Статья была опубликована в журнале "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5, 2009 год.

② Oleg Varabanov, Timofei Bordachev, Yaroslav Lissovolik, Fyodor Lukyanov, Andrey Sushentsov, Ivan Timofeev, "Time to Grow Up, or the Case for Anarchy. The absence of world order as a way to promote responsible behaviour by states", Valdai Discussion Club Report, September, 2019.

③ 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 Одиночество полукровки. <http://www.globalaffairs.ru/number/-19490>

④ Федор Лукьянов, Только вперед. <https://globalaffairs.ru/redcol/Tolko-vpered-20318>

世界的失望和悲观可见一斑。俄罗斯官方坚持国际秩序建设，坚持维护联合国的地位，这符合俄罗斯的利益和需要，但在内心里俄罗斯深信国际秩序已经失序，联合国软弱无力，原有的治理体系已经失效，没有可靠的国际安全体系，因此在实践上俄罗斯是向确保自助自保和自成一体发展<sup>①</sup>。2020年俄罗斯宪法修改，根据普京总统提议确立了国内法高于国际法，虽然这不意味着俄罗斯将脱离国际法体系，也不是俄罗斯宪法思想的根本改变，但作出这一修正的含义十分清楚，那就是从立法上强化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中的独立自主，增加俄罗斯外交的行动自由。国内法高于国际法意味着当两者冲突时以国内法为优先，意味着俄罗斯可以不接受西方法律机构的裁决，不受未接受的国际条约限制和约束，可依据国内法所赋予的合法性对美国 and 西方的行为作出反应<sup>②</sup>。

在国际安全的重要领域——战略武器控制问题上，中俄没有直接矛盾，但有不同想法。美国试图把中国拉入美俄战略武器控制谈判，中国予以拒绝，理由是中国战略武器数量远少于美俄。俄罗斯对中国的立场表示理解，不对中国提出要求，同时表示如果美国要求中国参加战略武器谈判，那另外两个核国家英法也应参加<sup>③</sup>。这不单单是为中国的辩护，也反映了俄罗斯希望看到中国加入并形成五核大国协商机制的想法。这一想法在普京总统2020年《国情咨文》中已经清楚地表达出来<sup>④</sup>。俄罗斯虽不强力推动中国参加军控谈判，但希望中俄美或中俄美英法多边形式出现，并认为它迟早有形成的可能。俄罗斯愿接受美国的说法，即这一机制主要是谈规则和透明度，不是谈削减和限制战略武器，因此战略武器数量少不再是不参加的理由。在中国的军费已是俄罗斯的两倍之多、军事实力迅猛提高的情况下，俄罗斯希望中国也被纳入战略武器控制进程的想法是自然的。拉夫罗夫外长认为俾斯麦的名言仍然有现实意义，即“在军事问题上决定性的因素不是意愿，而是潜力”<sup>⑤</sup>。这虽是针对美国说的，但也是普适的思维。如果美俄

---

①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принял участие в итоговой пленарной сессии XI засед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Тема заседания – "Мировой порядок: новые правила или игра без правил?". <http://www.kremlin.ru/news/46860>

② Полный примат, Эксперты оценили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зафиксировать в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приоритет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ава над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https://www.kommersant.ru/doc/4220873>

③ Глава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ответил на вопросы российских журналистов по завершении саммита БРИКС в Бразилиа.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2047>

④ Посла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Федеральному Собранию.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2582>

⑤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в программе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на "Первом канале".

成功促压英法同意加入战略武器谈判，则将形成中国面对美俄英法的局面，这对中国来说也将形成很大的倒逼压力。

此外，中俄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如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上，中俄的指导思想相同，都主张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但俄罗斯率先明确表态支持印度（以及巴西）入常<sup>①</sup>，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持谨慎立场，这给中国带来一定压力。虽然俄罗斯的做法是从俄印关系的考虑出发，并不是与中国存在矛盾，但在问题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时，中俄之间会出现政策上的不协调，也有因此引起不和谐的可能。

### 三 中俄美与未来国际秩序的形成

从历史上看，崭新国际秩序的出现通常是世界形势巨变的产物，尤其可能是战后安排的结果，胜利者凭借支配性地位确立起新国际秩序，如一战和二战之后发生的情况。在和平时期，新国际秩序的形成通常是通过缓慢的积累和改造，不可能平地推倒重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也是现实情况。不能期望出现重起炉灶的国际秩序，未来的国际秩序只能是在现基础之上的发展，也难以期望在短时期里形成新国际秩序，这将是一个长期和曲折的过程。从总体上看，现在世界还处于国际秩序的解构阶段，旧秩序正在或已经瓦解，新秩序尚未形成，这个阶段还将长时间持续。

有悲观的看法认为国际秩序将不复出现。不管从理论还是现实上说都存在着这种可能。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不同，它是创造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存在，国际社会不必然有国际秩序，在一定时期它也可能处于无序状态，而无序状态不是国际秩序的形式。

更多人相信国际秩序仍会存在。国际社会发展至今，不会再让自己生活在蛮荒的“丛林”中，也不可能不试图建立国际秩序，共同的理念、规则、制度仍将是国际社会的长期需求和追求。

但对未来国际秩序将是什么样的，却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源于多种因素，中俄美关系是其中最主要因素之一。世界被认为正在进入新的大

---

<sup>①</sup>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на пленарной сесс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иалог Райсина", Нью - Дели. [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3994885](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3994885)

国竞争时代，而中俄美是这场新大国竞争的主角<sup>①</sup>。三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国际秩序的走向。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还会继续存在，但它们的有效性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俄美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三国关系的形态和性质也就是未来国际秩序的形态和性质。

现实是，无论中国、俄罗斯还是美国，也无论是以它们为中心的哪个国家集体，都不可能单独建立起新国际秩序。美国和西方既已无法维持对国际秩序的主导，也难以挽回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衰落；新兴国家的国际权力在上升，但同样不能一统天下，未来的国际秩序只能是国际权力的传统强国与新兴国家之间博弈的产物，当然也还有其他大量国际角色的参与和影响。

可以断定，在中俄美关系业已形成的竞争性结构下，不可能出现一元化的国际秩序，这种前景可以完全排除。事实上，世界也不曾有过全面覆盖的国际秩序，从来不存在过被全世界普遍接受的规则、规范和制度<sup>②</sup>。在大一统的国际秩序不会出现的条件下，未来国际秩序的结构在横向上将呈现出更强的板块化，由多个板块共同组成；在纵向上它将更有层次化，由国际、地区、次地区层次共同组成。

如果这不是统一的国际秩序，那它将是什么形态？最可能的前景有三种，即碎片化、多元型和体系对立型。当然，这是就最突出的特征而言，也是就使三者分离的主要标志而言，但不意味着三者完全没有重复的成分和因素。

碎片化。碎片化是当前国际秩序的重要特点，也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国际秩序的特点，甚或未来国际秩序就是碎片化的。瓦尔代 2019 年度报告实际上已经认同国际秩序的碎片化，2019 年慕尼黑安全报告的题目即是《大拼图：谁来重整碎片？》<sup>③</sup>，西方还有 G0 也就是零集团的观点，意指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有能力 and 意愿管理国际日程，国际结构“归零”<sup>④</sup>，也等于是碎片化。但从根本上说，碎片化是国际秩序的破碎，没有内在关联的碎片化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秩序，而更接近于无秩序。碎片化是大国无法达成妥协、又不能形成相对集中的多

①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19, The Great Puzzle: Who Will Pick Up the Pieces? p. 6.

② 基辛格的想法，转引自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 88 期，第 3 页。

③ “The Great Puzzle: Who Will Pick Up the Pieces?”, Munich Security Report 2019.

④ [美] 伊恩·布雷默：《“G0 时代”孕育地缘政治剧变》，<https://news.sina.com.cn/o/2019-01-11/doc-ihqhqcis5199478.shtml>

边结构的结果。它不是中俄美的追求，不论中国、俄罗斯还是美国都不把碎片化作为国际秩序构建的目标。新国际秩序建设也正是要从这种碎片化状态走向某种有序状态。

多元型国际秩序。这是一种多元成分有序共存的国际秩序。这种看法在学术界得到较多的认同，特别是在中国学术界，虽然对它的叫法可能不一样<sup>①</sup>。应该指出的是，许多学者在使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概念是没有一条严格的界限。这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作出清晰的区分，但在实践中难以完全分割，它们来自同一个国际政治本体，本身存在着某种交织，过于拘泥于细致的划分没有很大的实践意义。中国官方在使用这两个概念并不刻意区分，经常是并列或互替<sup>②</sup>。也有欧洲学者把国际秩序、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进行理论上的整合，这也是为了能更方便于对国际政治进行解释<sup>③</sup>。

多元型的国际秩序也是中俄的官方主张，多极化即这种思想的体现。两国的设想都是形成一个包容性的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使不同成分融为一个共生共存和平相处的整体，既有共同规则又保留差别。

中国的构想集中体现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理想，在这个杂乱纷争的世界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极其艰难的任务，但在价值观上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抽象概念它也是相对现实的，因为它超越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超越了东方和西方的差异，超越了国家、民族、宗教的纷争，因而它具有更大的被共同接受的基础。

俄罗斯没有提出类似的宏观抽象概念，但它的想法与中国接近。普京提出应建立一种有弹性的体系，各种价值观、思想、传统能够共同存在，相互协作相互丰富，同时保留各自的特性和差别<sup>④</sup>。

中俄的这种想法是自然的。对中国和俄罗斯来说，国际秩序变化的意义在于提高新兴国家的国际地位，增加它们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权力，使它们的国家理念

<sup>①</sup> 唐世平教授将其称为复合型国际秩序，国际秩序将不是质变，只是量变。秦亚青教授把它叫作新多边制度秩序，美国霸权的主导减弱，多边协商的成分趋强，多元价值会得到较为充分的反映。参见秦亚青：《世界秩序刍议》，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

<sup>②</sup> 如王毅部长即把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并列。见：《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外交部2020年新年招待会上的致辞》，<https://www.fmprc.gov.cn/web/wjzbhd/t1734329.shtml>

<sup>③</sup> Trine Flockhart, "The Coming Multi - Order World", *Contemporary Security Policy*, Vol. 37, No. 1, 2016, pp. 3 - 30.

<sup>④</sup>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на итоговой пленарной сессии XVI засед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1719>



和生活方式得到认可。从根本上说，它们是追求与西方的平等地位，与西方和睦相处，而不是排斥和取代西方。

还应看到，尽管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已不复存在的断言<sup>①</sup>，也有对“西方的缺失”的沉重叹息<sup>②</sup>，但西方还将继续存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当今历史阶段也不会真正消亡，消亡的更可能是它在国际秩序中的统治地位，以及西方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身份。西方不会完全放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自由主义是西方价值观的核心，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西方价值观的国际体现，在未来一定时期，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仍将是西方的模式，也看不到西方有其他替代性构想。而西方也仍将是国际政治最主要的角色之一，西方的衰落不是西方的边缘化，更不是从世界舞台出局，国际权力转移不意味着西方失去全部权力，而只是它的能力和影响的缩小，并不得与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国家分享它曾独占的地位。

包容性的国际秩序在理论上容易构建，但在实践上极为困难。这首先是因为国际权力的转移不会是友好的过程。十分自然，对于国际权力的转移，新兴力量国家张开双臂欢迎，但传统力量国家不会情愿相让。这本身就是一个冲突性的矛盾，它最突出地通过中俄美关系表现出来。以多极化和单极化为例，它的焦点是在中俄与美国之间，而不是在中俄与整体的西方之间。事实上，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多极化的主要障碍是美国，而欧洲、日本这些西方成员不是多极化的主要阻力，它们相对较易接受多极化，而且可能是多极化的参与者和同盟军<sup>③</sup>。而所谓单极化，在西方内部涣散特别是美欧分离趋深的情况下，它越来越成为美国的单极化，而不是西方的单极化。在一般意义上，单极化的所指是美国，而不是指整体的西方。

不同理念和规则制度和和平共存于同一秩序，其前提是相互承认存在的合理性，并建立起某种共存的结构关系。从严格意义上讲，秩序应是共同认可和遵守的，否则难成秩序。这里的认可不是指认同对方的观点，而是认可对方存在的权利；遵守也不是指遵守对方的规则，而是遵守共同的商定。

---

① 德国外长海科·马斯认为西方熟悉的世界秩序已不复存在。Heiko Maas, “Courage to Stand Up for Europe,” Speech at Europe Unit. <https://www.auswaertiges-amt.de/en/newsroom/news/maas-europeunited/2106528>

② 2020年慕尼黑安全报告的主题是“西方的缺失”。

③ 即使在俄欧关系处于冷淡和紧张的状态下，俄罗斯也是把欧盟作为多极化的一极。С. В. Лавров, Россия – ЕС: тридцать лет отношений. [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3960550](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3960550)

在这一问题上，矛盾焦点也在于中俄美关系。中俄美是不同国际秩序主张的主要代表者，它们的主张能否相容是最大的问题。困难在于，中俄和美国许多思想理念和政策主张上具有对立性甚至是相互排斥性，如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不干涉内政和新干涉主义。俄罗斯不接受美国和西方提出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理念，认为它的实质是以本国的标准替代公认的国际法规则，由西方制定规则并把它强加于国际社会<sup>①</sup>。显然，中俄与美国的思想和主张和平共存十分困难，如果它们最终能够相容，也只有通过艰难的博弈并达成某种妥协和共识。

许多学者试图解决这一难题。借鉴 19 世纪的“欧洲协调”是方案之一。这种观点认为，“欧洲协调”是迄今为止维护国际秩序最成功的事例，它为如何在多极世界中共同管理安全事务提供了一个范式<sup>②</sup>。“欧洲协调”形成于战胜拿破仑之后的 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在此之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100 年里，欧洲发生战争的频率和烈度较前两个世纪明显降低。“欧洲协调”成功的原因被认为是把战败国法国也容纳进世界秩序，这与一战后战胜国对德国和冷战后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欧洲协调”强调以合作理念取代均势思想，各大国逐渐习惯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寻求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sup>③</sup>。

如果说“欧洲协调”在今天能有所启示的话，那就是可以形成某种广义上的“大国协调”机制，以协商方式处理大国关系和解决国际争端。“大国协调”形式简单灵活，它是非排他性和非意识形态化的，它的效率也会比综合性的国际机制更高。“大国协调”的参与者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也可包括其他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在一定意义上，20 国集团和俄罗斯倡议的中俄美英法协商已经具有“大国协调”的某些特征。

受到欧洲历史上汉萨同盟的启发，还有学者提出建立现代的“汉萨同盟”，以此为国际秩序建设开辟新路径。汉萨联盟是 13 ~ 17 世纪在欧洲存在过的城市商业联盟。建立现代“汉萨联盟”的含义就是在国家受制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束缚而不能自拔的情况下，绕开国家，以城市为单元发展国际合作，形成城市合作联合体。

---

①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н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м часе" в Совете Федерации Федера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② Haass, Richard, "How a World Order Ends: And What Comes in Its Wake", *Foreign Affairs* Vol. 98, Iss. 1, (Jan/Feb 2019): 22.

③ [英] 理查德·埃文斯:《角逐权力: 1815 ~ 1914》，胡利平译，中信出版集团 2018 年版，第 33 页。

这种观点认为，城市是现代社会的主体，城市在面对着社会生活的大部分实际问题，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是新技术的孵化器，是商品和服务的主要市场，是财政资源主要来源。城市的意识形态色彩弱，务实性强，它比国家之间更容易找到共同话语，因而更容易形成合作网络。城市联合体没有中心，没有等级，更为平等；它结构更稳定，机制更灵活；它以自愿代替了强制，以利益平衡代替了力量平衡，以目标导向代替了战略导向。城市联合体虽然不可能替代国家关系，但对构建未来国际秩序也是一种有价值的补充<sup>①</sup>。

多元型国际秩序符合现实世界的变化，是最理性和最现实的选择。但它不是自然和必然实现的，还存在着与之相反的另一可能，即体系对立型国际秩序。这是以新的东西方体系对立为主轴的国际秩序，它不同于碎片化的国际秩序，它的构成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清晰的支撑结构；它也不同于多元型国际秩序，它的内部关系不是有序共处，而是二元对立。

新东西方体系是指以中俄和美国为代表的两大国际力量形成系统化和体系化的对立。新东西方体系是形象性比喻，不必在字义上做过多的解读，不能把它与冷战时期的东西方体系等量齐观，它们在内容和性质上存在着重大差别，但在一定程度上，它确实有诸多类似冷战时期之处，特别是在政治特征上，这也是将其比喻为新东西方的原因。

与多元型国际秩序的情况相反，新东西方对立的推动者是美国，中俄是反对者。但尽管有中俄的反对，这个过程仍可能发展，而且中俄也会被动地被拖入这个过程。在现阶段，新东西方体系的轮廓已隐约浮现，并在继续发展。

在冷战结束不过二十多年后，新冷战的氛围就开始重新充斥着大国关系。在今天俄美和中美关系中，关于新冷战的话题不绝于耳。虽然对中俄美是否已经进入新冷战判断不一，但问题本身已表明新冷战即使还不是现实，那也已在大国关系的门口徘徊。冷战与东西方对立密不可分。同理，新冷战与新东西方对立也如影随形。当新东西方对立出现，新冷战必不可免。反过来说，一旦新冷战出现，说明新东西方对立已成现实。

美国已经把世界划为对立的两半。如同冷战时期一样，意识形态是它的标杆和先锋，只是它不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是所谓的自由主义和专制制度。

---

<sup>①</sup> 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 Ганзейский союз как прообраз грядущего миропорядка.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analytics/ganzeyskiy-soyuz-kak-proobraz-gryadushchego-miroporjadka/>

美国认为在世界上正在出现一场代表着不同思想的地缘政治竞争，它的一方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思想，另一方是专制的国际秩序思想<sup>①</sup>。自然，美国自认是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思想的代表，专制的国际秩序思想是中国和俄罗斯。由此，美国给出了新东西方的政治特征，那就是西方民主和东方集权的思想及制度。意识形态化重回国际政治，也重回美国国内政治，其氛围之浓厚，以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其为“新麦卡锡主义”<sup>②</sup>。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把中俄的主张界定为专制思想的国际秩序是一种政治武断。实际上，中俄所主张的国际秩序包含着自由民主、公平公正、社会发展、市场经济和多边合作，这些思想与自由主义的精神并不相悖。客观地看，它汲取了自由主义思想的精华，并且反映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进步的一面。它不强制他国接受本国的意志，因此它在本质上没有专制的属性。就此而言，美国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之名而将其意志强加于他国则更显专制性。

这种意识形态分类在价值观上给中俄和美国贴上了不同标签，使美国占据了道德高位，代表着进步，而中俄代表着落后。不过，意识形态是夺目的旗帜，在它的背后则是国际权力的竞争。意识形态与权力之争互为表里，也互为表现形式。中国学术界对中美之争的实质有不同理解，有制度之争说，有模式之争说，也有领导力之争说，但意识形态和权力之争的综合应是更全面的解释。

中俄美都在推动着自己的区域计划，包括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美国的印太战略。相对于美国的印太战略，中俄在战略追求和相互关系上接近，并且采取对接战略<sup>③</sup>，在更宏观层次可视为一个大进程。由此，可认为三国所推进的是两大宏观进程。这两大进程是新东西方体系的机制载体。两大进程在政治关系上南辕北辙，印太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对立面，美国对此直言不讳。而俄罗斯和中国也不接受美国的印太战略<sup>④</sup>。

<sup>①</sup>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sup>②</sup>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в программе "Большая игра" на "Первом канале".

<sup>③</sup> 普京认为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在精神和要解决的任务上都相近。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выступил на итоговой пленарной сессии XVI заседан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дискуссионного клуба "Валдай".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1719>

<sup>④</sup> 俄罗斯反对和不接受印太战略，认为这是美国在重构亚太地区现有框架，带有分裂这一地区和遏制他国的用意。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ответы на вопросы Минист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С. В. Лаврова на пленарной сесс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Диалог Райсина". [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3994885](https://www.mid.ru/ru/foreign_policy/news/-/asset_publisher/cKNonkJE02Bw/content/id/3994885)

在国际安全领域，美国把中俄并列为最大威胁，在军事上对两国进行战略压制，使美国与中俄在军事安全体系上的对立越来越明显。在欧洲方向，美国联合北约和东欧国家构建针对俄罗斯的半包围圈，战线推进到了波罗的海、里海和高加索一线。在亚太地区，美国通过盟友网络和印太战略对中国实施军事战略包围。与此同时，中俄安全关系则不断向战略纵深发展。仅以2019年来说，中俄发表了《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协调了在国际战略稳定问题上的立场。2019年5月中俄举行“海上联合-2019”联合军演；2019年7月中俄战略轰炸机首次联合在东北亚地区战略巡航；2019年9月中国参加俄罗斯“中部-2019”战略演习；2019年10月普京总统透露俄罗斯帮助中国建设导弹防御系统；2019年11月中俄和南非在南非海域进行联合军演；2019年12月中俄和伊朗在阿曼湾举行联合海上演习。显而易见，中俄在军事安全上的战略性接近在加速。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12月北约伦敦联合声明第一次把中国称为挑战<sup>①</sup>。在这前后，波罗的海三国也首次宣布中国为威胁，有的甚至认为威胁程度超过俄罗斯<sup>②</sup>。与俄罗斯一向不睦的波兰总理也呼吁俄罗斯与欧洲联合应对中国威胁<sup>③</sup>。不排除以后还会有其他国家步其后尘。这些宣示并不一定表明它们真正感受到中国的威胁，但其中有一个重要意义，那就是北约和北约国家在安全上开始提出亚洲议题并向亚太移动，这为美国在安全体系上把亚太和欧洲连接起来提供了黏合剂。在亚太地区，美日印澳四方机制受到很多关注，尽管它并未如许多人预测的那样成为东方的“小北约”，但印太战略与北约客观上是在形成战略呼应。

在经济、金融、能源、技术等领域，也存在着美国与中俄分割和分裂的过程。它主要表现在两个背道而驰的趋势上。一方面，美国与中国、俄罗斯在这些领域的联系在削弱。多年来，美国对俄罗斯实行制裁政策，这使俄美原本也

<sup>①</sup> 北约的表述是中国既是机会也是挑战。London Declaration, Issued by the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participating in the meeting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uncil in London 3-4 December 2019.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71584.htm](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71584.htm)

<sup>②</sup> 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安全情报机构分别在2019年2月、2019年12月、2020年2月把中国列入威胁名单，它主要是指间谍等形式的威胁，不是直接的军事威胁。挪威也在2019年2月的文件中把中国作为威胁。

<sup>③</sup> Россия делае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ую ошибку, считая Европу врагом - Моравецкий. <https://www.ukrinform.ru/rubric-world/2854199-rossia-delaet-strategiceskuu-osibku-scitaa-evropu-vragom-moraveckij.html>

不密切的经济联系更加薄弱，俄罗斯实际上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圈中被逐出。对于中国，美国开始实施“脱钩”政策，降低两国经济关系的紧密度，拆散业已形成的产业链，经济关系不再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另一方面，中俄在这些领域的联系却在加深。中俄都希望深化两国的经济联系。在金融领域，中俄逐渐扩大本币结算，降低对美元的依赖；在国际金融结算系统上，中俄推动建立平行于 swift 的独立支付系统，包括使用金砖国家的平台，以避免完全受制于美国<sup>①</sup>。在能源领域，中俄已经是战略伙伴，从俄罗斯到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都已建成，俄罗斯既是中国最大石油来源国，并可能将是最大天然气来源国。中俄在各个重要的科技领域进行联合研究和开发，包括航空航天、核能、信息通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现代农业和环境保护等等。

此外，在地区多边经济机制的构建中，中俄和美国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明显。中俄美都在推进自己的多边区域经济机制。美国在抛弃原有多边机制后，并不是真正退回到孤立主义，而是以新的标准进行重建。它的一个重要用意被认为是要把中俄阻挡在外。也就是说，美国的新多边机制将排斥中俄，中俄的进入将十分困难，它的客观结果是在美国和中俄之间竖起一道屏障。

有必要再次说明，这里所说的新东西方是一种形象性比喻，它与冷战时期的东西方不完全一样。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新东西方体系对世界的分裂都不会像冷战时期那么深广。而在内部关系上，不管是新东方还是新西方也不会像冷战时期那么紧密和一致。

假使这种新东西方体系将会出现，它未来还有发生演变的可能。它的方向是从以中俄—美国为框架演变为以中—美为基本框架，俄罗斯退为支持性或独立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会类似于冷战时期的中美苏关系，只是中国与俄罗斯交换了位置，中美是对立的主角，俄罗斯居于其间或其外。

作出这种判断是基于某些假设。

美国在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俄罗斯和中国并列列为最大威胁，但未来情况可能发生改变，美国将把中国作为头号目标和对手。事实上，现在这一趋势已经出现。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虽然美国把中俄都看作是挑战和威

---

<sup>①</sup> BRICS Pay – Single Payment System of the BRICS Countries. <http://valdaiclub.com/a/highlights/brics-pay-single-payment-system-of-the-brics/>

胁，但它们对美国的意义不一样。中国是正在崛起的超级大国，它的挑战威胁到美国世界第一大国的地位；而俄罗斯虽然也是美国的威胁，但按俄罗斯学者的话说，它没有与美国战略竞争的本钱，在美国的眼里，它只是一个只要有可能就给美国制造麻烦的“世界级坏蛋”<sup>①</sup>。

意识形态是美国与中俄政治分界的基础，它的内容有可能变得更为复杂和加深，美国不仅把它看作是自由民主与专制集权的对立，也不仅是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竞争，而且也向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立演变。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已经有人把与中国的对立看作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的对立，这将使意识形态内涵及其对立更加升级，中美之争在政治上也将被标签化为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之争。俄罗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因而美俄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易于弱化，特别是如果俄罗斯领导人发生更替，或是美俄关系出现缓和。

2020年爆发的新冠病毒瘟疫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一个结果是把中美推向了更尖锐的对立，中美突出成为最严重的矛盾，中俄美关系中的中俄—美对立形态减弱，而中—美对立形态强化。俄罗斯学术界对此有敏锐的反应，虽然多认为俄罗斯仍将更多地与中国站在一起，但客观上俄罗斯将是在“坐山观虎斗”的猴子的位置，而且主观上俄罗斯也会认为这是更有利的选择<sup>②</sup>。虽然现在还很难对这场疫情的结果做出最后的全面定论，但可以说，它显示出中美关系将成为大国竞争的焦点，与此同时，对未来国际秩序的竞争也更多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展开，一些人认为，疫情将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加速衰落，而中国将填补真空<sup>③</sup>。

美俄关系存在结构性矛盾，学术界对美俄关系的前景较多持悲观看法，两国关系的根本改善十分困难，但未来某种程度的缓和及改善仍有可能，或者是这一矛盾在美国外交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现在可见的主要变数有两个。

<sup>①</sup> 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 О мудрой обезьяне, спускающейся с горы, 4 мая 2020.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itics-and-comments/analytics/o-mudroy-obezyane-spuskayushcheysya-s-gory/>

<sup>②</sup> 可参见：Андрей Кортунов, О мудрой обезьяне, спускающейся с горы; D. Trenin, “How Russia Can Maintain Equilibrium in the Post - Pandemic Bipolar World”. <https://carnegie.ru/commentary/81702>; Timofei Bordachev, Threat of a New Bipolarity? <https://valdaiclub.com/a/highlights/threat-of-a-new-bipolarity/>

<sup>③</sup> Kurt M. Campbell and Rush Doshi, The Coronavirus Could Reshape Global Order. China Is Maneuvering for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s the United States Falter.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20-03-18/coronavirus-could-reshape-global-order>

一个变数是 2024 年俄罗斯总统更替。美国有对俄政策“普京化”的现象，普京在美国被固化为负面形象，与普京的任何妥协都会面临国内政治压力，这也成为美国调整对俄政策的某种政治束缚。2024 年或者更早俄罗斯总统换届给美国调整对俄政策提供了机会窗口，美国期望可以不再同普京打交道。现在出现了另一种形势，即普京有可能继续执政，美国将不得不在未来很长时期继续面对普京。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欲在对俄政策上有所改变，这仍是一个合适的机会窗口。

另一个变数是美国对中俄的策略会否改变。在美国外交和学术界，一直有对中俄采取分而治之或联俄制华的主张，这种主张的声音近年来渐高。从策略上说，它有其合理性，不排除美国未来转向这种策略的可能。

中俄关系也可能发生某种变化。在中俄国力差距拉大到一定程度时，两国的国际秩序观有可能发生分化，导致两国在国际秩序主张上的统一阵线松散。另外，政治安全是中俄重要的共同利益，它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但是，美国对中俄政治安全的威胁有所差别。美国对中国的目标是针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而对俄罗斯的目标主要是针对特定的政权，并不一定是制度。假使美国对俄罗斯政权的态度转为容忍，美国对俄罗斯政治安全威胁的程度将减轻，中俄在政治上共同利益的基础也将减弱，这也可能影响到两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一些相关概念，进而影响到两国所持有的某些共同主张。但这不意味着中俄整体关系的逆转。

(责任编辑 胡 冰)